

青痕

孟夏
著



对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
生活就像一次跋涉的旅程
它的起点往往是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青 痕

孟夏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痕 / 孟夏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126-4950-7

I. ①青… II. ①孟…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7229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6 开

印 张: 20.25

字 数: 28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4950-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引 子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27

第三章 087

第四章 136

第五章 196

第六章 236

第七章 280

后 记 315

引子

我虽出生在北京，但从小在“草原”上长大，算得上半个草原人。我生活的地方边城，坐落在内蒙古草原的东北部，是一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市，这里是盟政府机关所在地，管辖着十几个旗县，南接河北省，北临蒙古国。这里虽说是少数民族地区，但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其中以汉人居多。据说大多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政策搬迁进来的。

听母亲讲，父亲以前是一位领导的秘书，后来领导犯错误了，父亲也因此摔了跤，最后背了处分、丢了党籍，戴着“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携家带小来到边城。

那一年我只有两岁，乍从生活条件优越的北京出来，生活本来就很习惯，又偏偏赶上“大跃进”以后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我的体质越来越差，大病一场接着一场，几次都险些丧命。说起生病，我真的很感激我母亲，要不是她果断及时地救护，我有几条小命也得搁到那了。

后来母亲常用惋惜的口气对我们说，要是早年不离开北京，要是不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要是我不生那几场大病，我现在不仅会有些大出息，而且也一定会长成一米七八的大个儿。有没有出息我不敢说，但那一米七八的大个儿着实让我动心。我父亲是高个儿，姐姐、妹妹个儿头也不低，可唯独矮了我这个男子汉。听周围的人说，长不够一

米七八，搞对象都得降低条件。而我，还不足一米七，等着将来打光棍吧！

母亲总说我命苦。当然，这倒不光指我没有像其他在北京出生的孩子一样受到良好的早期教育、文化熏陶，不光指我小时候生的那几场九死一生的大病，也不光指我没有长成母亲所希望的大个儿。说我命苦，是因为我后来经历的那许多本不该是我这个年龄经历、承受的东西。我愿把我的故事献给那些与我有同样经历的朋友们，也希望年轻一代的朋友们了解我们那一代人所曾经历过的事情。

第一章



今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去得特别迟。时间虽已进入处暑，但仍然很热。昨晚下了一夜的雨，空气湿润润的。

这是 1965 年 9 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今天对我来说来得虽然稍微晚了一些，但它终于还是来了。因为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正式上学了。

早晨，我早早就醒了，扒着窗台等待东方破晓。

我是昨天才从北京的小姨家匆匆赶回边城来的。因为这两年妈妈经常要有很长很长时间到乡下去支农支牧，为了让体弱多病的我能得到更多一些照顾，就和爸爸商量决定，把我送到北京的小姨家去陪姥姥。原本入学前是要赶回来的，但当时正值我肺炎初愈，姥姥心疼外孙，说什么也不让我回来，结果一拖再拖，直到昨天才勉强同意小姨把我送上了飞往边城的飞机。

边城是盟首府所在地。这座虽然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却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作为管辖着十几个旗县的盟政府所在地，在我最初的印象里，好像也只有四五栋三四层高的楼房。听长辈的人说，这里是一个

离天空很近的地方。

学校是啥样啊？同学中有我熟悉的伙伴吗？即将见到的老师她会喜欢我吗？我想象不出老师的样子，但我希望她是一位像妈妈一样正直善良是非分明的人。

吃过早饭，妈妈把我和姐姐送到院子门口，再三叮咛：“冰冰，到校后先带小雨去见老师，下课后要带着弟弟一块儿回来。小雨，见了老师要有礼貌。记住，一定不要和小朋友打架。”

姐姐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我的手往前走，那神情就像拉着一个小客人到自己家里去做客。

姐姐比我大四岁，今年上五年级。我要去的学校正是她就读的边城第二小学。姐姐在学校可是个红人，她是少先队大队长，还兼着红领巾站的广播员。跟着这样一个姐姐去上学，别提我有多神气了。

学校离我的家并不远，绕过前面的公署大楼，穿过一条大马路再向东走一段儿就到了。

这是边城唯一的一所重点小学，一色的黄泥砖混房，校门坐南朝北。进了大门，正面的一栋尖顶青瓦房是教师办公的地方，教室依次排列在它的南北两侧。所不同的是，教师办公的青瓦房要比教室的房子高大许多。它的中间是一个南北相通的双扇门洞，穿过这扇门，可以直通南面的校园操场。听姐姐说，每年的“六一”都要在这里举行运动会。对了，别看我的体质不怎么样，可我还是个“体育迷”呢！记得去年在市里的体育场举行中小学生联运会，我硬是挤了进去着迷地看了半天，害得家人满世界地找。当然，下一个“六一”就不同了，那时我要以主人的身份来参加这里的运动会了。

姐姐拉着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她边走边向我介绍着，还说这叫“熟悉环境”。最后她带着我来到一年级4班教室。

在学校西南角上，一排三个教室，分别是一年级4班、一年级5班、一年级6班。一年级4班门口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他正和几个学生说着什么。姐姐轻轻拽了下我的衣服，小声对我说：“这个老师我认

识，姓韩。”

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韩老师，三十岁出头，浓浓的黑眉下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鼻梁很高，大大的嘴巴周围长着一一些毛茸茸的胡子。他个头不高，但很匀称，再加上他那黑黝黝的皮肤和漂亮的运动头，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感觉。

“韩老师好。这是我弟弟，杨雨。”姐姐小大人似的把我推到中年男子面前，“……叫韩老师”。

“韩老师！”我落落大方地叫了一声。

韩老师亲切地把我拉到跟前，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说道：“杨雨。唔，不错，挺帅气的小伙子！喜欢上学吗？”

“喜欢！”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韩老师满意地笑笑：“愿意到我这个班里来上学吗？”

“愿意！……”我不假思索地再次大声回答。但说完之后，我却不由自主地朝另外两个教室的门口望了一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想找当初想象中的那个像妈妈一样的老师。

看来韩老师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咧开大嘴笑了。他笑起来很帅，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接着他又和姐姐像老熟人似的聊了几句，随即把头转向教室，喊道：“小菲！林强！”

随着韩老师的声音，从教室里跑出两个学生。打头的是个男生，胖胖的，我一看，他足足高我半头。跟在后面的是个白净净的女生，梳着一个马尾辫，辫子上还扎着一个大大的白色蝴蝶结呢。

“过来，过来，你们认识一下。顾小菲、林强，咱们的正副班长。”他又拍拍我的肩说，“这是你们的新同学杨雨。去，带他去见见同学们吧。”

顾小菲和林强像小主人似的一左一右拉着我进了教室。这时我听见姐姐在后面喊着：“放学后等着我啊……”

嘿，教室好大！里面坐着好几十个小伙伴。你瞧，他们都在向我友好地打招呼：“嘿，杨雨！你怎么才来呀？”“到这来，杨雨！我这里的空

位子就是给你留的！”我抬头往后一瞅，咦，这不是住我家前面的大鼻子赵小康嘛！果然，他的旁边是个空位子。此时他正从座位上站起来冲我大喊大叫。正待我往他那挪步的时候，突然，我的手被人拉了一下。我定睛一看，哟，刘玉明！咦，还有李超、朱光……原来，他们几个都在这个班呀！玉明他们几个都跟我住一个大院，平时我们常在一起玩。这下可好啦，有这么多熟悉的伙伴，我一下子兴奋起来。

“快过来呀！”赵小康在后面继续喊着，我紧走几步坐到了他的旁边。

“嘿，你怎么才来呀？”我屁股还没坐稳，赵小康就当胸给了我一拳。

我也高兴地“回敬”了他一下，笑着说：“原来你们几个都在这个班呀！”

“喂，叫什么名字？新同学。”前排一个扎羊角辫的胖胖的女生回过头来，直冲冲地问。

哼，这绝对是明知故问！我一进来，已经有那么多同学在喊我的名字了。我故意不回答她的问话，却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晶。你呢？你还没回答我叫什么呢？”她好像老大不满地嘟囔着。

“我叫……”我的名字还没报出来，赵小康就一把扳过我的肩膀煞有介事地嚷道：“杨雨，别理她，她叫‘小辣椒’，嘴可厉害了，小心把你辣着。”

“你说谁呢，赵大鼻子！你能不能不给人家起外号呀？你是不是还想让韩老师批评你呀？”李晶“腾”地一下站了起来，瞪着一双铜铃一样的眼珠冲着赵小康嚷着，刚才的笑模样全没了。

可怜的赵小康一下子蔫了，吭哧了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这时门口那几位同学陆续走了进来，随后韩老师也进了教室。他先让我站起来向同学们做自我介绍，接着又把班里的几位干部做了介绍，最后，他在黑板上大大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韩风。

韩老师笑着说：“我的名字听起来好像冷了点，其实我心里可有一团火，我们一年级四班是一个大家庭，我希望生活在这个集体里每一个同学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也希望我们一年级四班能成为学校全年级最棒的集体！”

“韩老师已经好多次说这些话了，”赵小康侧过脸朝我耳语，“每次有新同学到来，他都会这样介绍一遍。”

“韩老师真棒！”我没有在意赵小康跟我说这番话时的语气，此时我的心里正激荡着一股暖流，我正为能遇到这样一位班主任而感到骄傲呢！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老师就应该是天底下最值得信任最值得爱戴的人。

韩老师又对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好好学习、遵守纪律、热爱集体之类的话，我认真地听着，暗暗记在心里。就这样，我怀着对全新的集体生活的强烈渴望，带着对老师的万分崇敬和信赖，开始了我的校园生活。



大约是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急匆匆地赶回家，我要把一个好消息赶快告诉给爸爸妈妈。

“荣姨，我爸妈呢？”一进门，我边喘着粗气边大声地问正举着奶瓶给妹妹喂水的保姆荣姨。

“什么事那么急啊，小雨？你爸妈上班去了呀！”

哦，现在才四点多，离爸妈下班还早着呢！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皮。

是啊，我太激动了。下午，韩老师在班里郑重地表扬了我。不对，应该是我们。

一上课，韩老师就宣布了我们几个作业认真，字体工整，计算准确的同学名字，而且还特意把我们的作业拿到全班同学面前展览。尤其是老师最后说的那几句话：“顾小菲、朱光、田聪惠、杨雨、居红、李超，这几位同学的作业，一直都写得认真工整，几次作业都是优秀！我希望同学们都认真看看人家几个的作业都怎么写的，好好向他们学习……”你听听，多给力！我敢肯定，天底下最大的荣耀就是能得到韩老师的肯定和表扬。

傍晚，爸爸妈妈回来了，我赶紧在第一时间把这一重大喜讯通报给他们，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万一他们对这一事情的认识理解不到位呢？我最后索性把作业本一一拿出来给他们看。果然，他们一边听，一边认真地看了我的几个作业本。他们一定都看到了我每次作业的右上角的位置那一个个大大的“优”！你别说，韩老师的字写得就是帅！

“就你自己受表扬了？”姐姐笑嘻嘻地凑过来插话。

“当然不是啦，还有……”其实，让我这么开心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表扬的同学里面还有一个叫“顾小菲”的。干脆这么告诉你吧，老师是把我和顾小菲放到一块儿表扬的。顾小菲不仅人长得漂亮，歌也唱得很好，而且她好像去过很多地方，懂得好多好多知识……她在我们眼里，简直就是“女神”！

第二天早晨，在上学的路上，我碰到了同院的刘玉明和李超。刘玉明是个瘦高个儿，平时就爱打个架惹个事。三句话说不对付，拳头准上来帮忙，院里伙伴们送给他一个外号——“榔头”。而李超则恰恰相反，文弱瘦小，还爱哭。我一直怀疑他以前一定得过什么更要命的病！

“杨雨，到校后把你的数学作业借哥们儿用一下。”玉明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讨好似的说道。

“为什么不自己做？”我明显表现出自己的不满。

“唉，昨天晚上和我哥看电影去了，没顾上呗。”玉明满不在乎地说，他见我犹豫，又说：“怎么啦，老师不是让我们向你学习吗？”

你听听，他居然这样理解韩老师说的话，这着实让我难过。

我真不愿意让他抄我的作业，因为这是韩老师三番五次强调过的，但我又不能拒绝他，我可不能学李超。李超的功课也很好，可同学们平时都不怎么跟他玩，他待人做事一点都不大气，尤其看重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谁要是借他的作业看看或问他点学习方面的问题，你看他那副不屑一顾、带搭不理的样子，就像是谁在跟他讨要小钱似的。为此，刘玉明曾送他一个让男子汉们忌讳的绰号——“娘娘”。

“喂，玉明，就那点儿破作业还用得着抄啊？”“娘娘”凑了过来，“昨天的电影《小兵张嘎》我也看了，可那点作业我只用了20分钟就做完了。喂，喂，杨雨，最后那道题你得多少？”

我悄悄瞥了一眼榔头，只见他涨红着脸，正瞪着李超咽吐沫，要不是李超曾有恩于他，就李超这副小身子骨，这顿“榔头”准啣上去了。

说起来真好笑，公署食堂的后院有一个几米深的斜坑，坑的下面连着一个大大的猪棚，里面养了一大群猪。其中一只大黄毛母猪特别厉害。去年的一天，我们十几个小伙伴到猪圈附近玩打仗，不知是谁提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说谁要是敢下去把大黄毛的孩子抱上来，谁就是大楼院里最勇敢的英雄。

谁敢干这样的事情呀，小伙伴们面面相觑。

“这有什么，看我的！”榔头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他神气地看了看大家，行动尚未开始， he 已从众人那惊讶和敬佩的目光中提前享受了一把英雄的荣耀。

“不过，你们可给我盯着点儿，如果黄毛追上来，你们就用石头、棍棒揍它。”玉明还真是条汉子。虽然在战略上藐视了敌人，但在战术上他还是很重视的。

放心吧哥们，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伙伴们兴奋地摆开了阵势，一个个张弓执棒，就等着英雄人物的诞生。

只见榔头横眉立目，重新勒了勒裤腰带，并再次环视了一下各位战友。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是咱这次得的不是虎子，而是猪仔。

他屏住呼吸，勾着腰，弓着腿，一步一步战战兢兢顺着斜坡向下挪动。

此时的“黄毛”正眯着眼翘着嘴半卧半躺地仰在那里，尽情地享受着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呢。

说时迟，那时快，榔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凑到跟前，迅速抄起一个猪仔，转过身子玩了命地顺着斜坡向上狂奔！

“黄毛”雷霆震怒，它万万没有想到来者会这样造次鲁莽，只见它一个翻身跳了起来，吼叫着发疯般地追了上来。

“唉呀妈呀！你们快……快给我打呀！快呀……呀！”榔头连哭带叫、连滚带爬地向上飞窜。

坏了，追上了！这时他已顾不上“英雄”的颜面，只见他把猪崽一扔，手脚并用，但也完全不赶趟了。只听见“刺啦”一声，榔头的屁股露出来了！而且，一块长长的破布条挂在了“黄毛”的嘴巴上摇晃着。

坑边上的伙伴们这时早都吓傻了，大家把石头棍棒胡乱一丢，一窝蜂似的跑散。李超也跑了，但在反身跑走之前，先来了个“花荣射箭”，救了榔头一把。

说起李超的弓箭，其做工确实精致，据说是他爸爸花了大半天的工夫给他做的，这副弓箭曾引得很多伙伴的羡慕。本来，榔头下去时，提出把射箭的任务交给朱光，他觉得李超难当此任。可李超说什么也不干。伙伴们挖苦他损他，说他舍不得那支带着铁针头的箭。你们爱说啥说啥，他李超也不反驳，反正就是不给，气得榔头差一点把他从狙击队中开除了。

李超的射箭功夫还真不错！那一箭正射中了“黄毛”的大鼻子上，“黄毛”在地上翻了个滚儿，张着嘴巴嗷嗷叫着，停止了追击的行动。而此时，那条长长的布条作为战利品还在它嘴巴上挂着呢！

榔头此时已成了一个大花脸，鼻涕眼泪上面又搪了一层土，他一边揉着红肿的屁股，龇牙咧嘴呻吟着，一边直怔怔地瞅着大坑。他担心“黄毛”会再次找他算账。

伙伴们惊魂未定地围了过来，大家对英雄的落难都报以极大的同情，没人再去关心成功与失败、英雄与狗熊的问题。

大家伙儿叽叽喳喳议论了一阵子之后，才想起李超，他可是今天真正的英雄，要没有他，估计榔头那半个屁股早就喂猪了。

李超呢？此时，他正哭丧着脸，眼泪汪汪地望着大坑发呆。他一定是在惋惜那支箭吧？但现在小伙伴们谁都不会那么想，尤其是榔头，简直把李超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了。

.....

就在我借给榔头作业本的第二天下午，下课后，韩老师把我和榔头分别叫去批评了一顿。

说实在的，我真有点接受不了这样的批评。开始，韩老师说我做不是在帮助同学，而是害同学。就算是“害”吧，我认了。可后来，他又说我这是骄傲。真是的，这哪跟哪儿啊！

一定是李超告的密！回家的路上，我和榔头都这么分析。

“哼，等着瞧吧。他不仗义，就别怪老子我不客气！”玉明愤愤地挥了挥榔头。

果然，没出半个月，“战争”终于在玉明和李超之间爆发了。

战争仍是由玉明借作业引起的，所不同的是这次借他作业的人不是我，而是小菲。

该交作业了，可玉明呢，由于……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是又没顾上做。最后班长顾小菲亲自跑去“督战”。因为玉明等同学的作业平时总是拖拖拉拉，组长们为他们几个没少“吃瓜捞”。韩老师急了，召开了一个班委会，会上决定，他们几个人的作业问题由班长顾小菲亲自负责。她起先还耐心辅导，但玉明的心根本就不放在学习上，怎么说都不开窍。无奈之下，顾小菲只好把自己的作业“借”给他，让他“参考”。

下一节是体育课。玉明决定先上体育，体育课后来个突击完成。谁知回来后“参考资料”不见了。

玉明急了，他立马想起了前桌的李超。对，没错，肯定是他。一翻他的书包，果不其然，“参考资料”还真就在里面！正当他伸手要拿的时候，书包被两只手摁住了。摁书包的正是李超！

“你凭什么翻我书包？”李超涨红着脸问道。

“你说凭什么？我在找班长的作业！”

“我没拿！”

“你再说你没拿？老子都看见了！”

“没拿就是没拿！”

“没拿，没拿，等老子翻出来再说！”玉明一把抢过书包。

“我就不让你翻！”李超冲上去死死把书包摁住。

玉明火了，他一手攥住李超的衣襟，一手拽住书包里的本子使劲一扯，只听“刺啦”一声，顾小菲的作业本拦腰被扯成两半。

玉明急了，他瞪起两只小三角眼，大声骂道：“操你妈的！你说！怎么办吧？”

“是你……”

噔！“榔头”重重落在李超的脸上。好小子，你刘玉明居然打起了救命恩人来了，李超“哇”了一声，就伸手向玉明脸上抓去，被玉明劈手挡住。“噔！”又是一“榔头”！

弱小的李超平生哪里挨过这样的暴揍？他捂着脸，“哇哇”地大哭起来。

“干嘛打架？”“你不该打人！”林强、小菲他们纷纷围了上来，大家都指责玉明。

“他，他把你的作业本撕了！”玉明指了一下撕坏的作业，愤愤地对顾小菲说。

“胡说！是你撕的！”

“是你！就是你！”

“是你！”

“操他妈哪个王八蛋撕的！”

“对，王八蛋……呜呜呜呜……”

“得了，你俩都不要吵了，韩老师这就过来。快，大家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林强说话了。在我们班，无论是岁数还是个头儿，就数林强最大，所以，平时他说话，在同学中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顾小菲一直都没有说话。这时，她拿起作业本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它展平。眼泪在她的眼眶里打着转儿，小嘴微微向上噘着。

韩老师来了。也许他已经得到了学生的报告，只见他径直走到顾小菲跟前，大声问道：“怎么回事，小菲？”

小菲没有吭声，她依旧噘着嘴慢慢地摆弄着撕坏的作业本。

“你撕了人家的作业本？……还打人了？”韩老师站在小菲的桌前，但目光却转向了玉明。

玉明横了一下脖子，“不是我撕的！是……我要拿，他不给……”

“站起来说话！”韩老师声色俱厉！

玉明站了起来，但脖子依然拧巴着。

“你看看你，像个什么样？平时不好好学习，抄别人作业，现在居然发展到抢人家的作业本，还打人？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你给我出去！”

“老师，这不能怪他。是我，作业本是我主动借给他的……”顾小菲站起来解释道。

韩老师瞪了小菲一眼，继续冲着玉明喝道：“我叫你出去！”

刘玉明悻悻地蹭着墙走到教室外面去了。

那天的课堂异常安静。玉明的椅子也始终空着。不用说，刘玉明肯定是跟着韩老师到办公室接受“收拾”去了。课间，一些同学出去玩了，还有些同学则三五一群地凑到一起谈论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

“小菲真仗义！她敢承认作业本是她主动借给榔头的。”赵小康率先说道。

“是啊，榔头撕了她的作业本，她还反替榔头说话。”一个同学附